

行市。此时，曹颖甫已是68岁的老人了。

《伤寒发微》和《金匱发微》不同于以往注家的寻章摘句，钻牛角尖；也不牵强附会，自作聪明。他以亲身临证的经验体会作为依据，没有经验的宁缺勿滥，绝对不妄加评注，故能于诸家外独树一帜，不为前贤学说所囿。因此得到许多治仲景学说医家的称赞、追捧。由此，曹氏经方大师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确认。他研究仲景学说，主张以“**考验实用为主要**”，故重视临床应用以及视其验否。他在《伤寒发微·凡例》中说：“著述之家辄有二病，一为沿袭旧说，一谬为逞新奇。鄙人以**考验实用为主要**，间附治验一二则，以为证信，非以自炫，特为表明仲师之法，今古咸宜，以破古方不治今病之感。”平心而论，曹颖甫对《伤寒论》的注释方面并无多大建树，但他在《伤寒发微》《金匱发微》以及《经方实验录》中所反映的重视实证、重视实验的思想，从临床的角度反映了他对《伤寒论》深层次的看法，对发展中医学术和中医研究有积极的意义。

#### 四、良师益友,情意融融

1920年，曹颖甫进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任教，此校是丁甘仁于1916年创办的。当丁甘仁与曹颖甫相识后，既欣赏他的渊博学识，又仰慕他的道德才华，故极力邀请他到中医专门学校担任教员。起初丁甘仁还担心曹颖甫孤傲，不肯屈就。未想征询之下，他竟然一口答应。进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，因为他诗词文学根底深厚，又对仲景学说素有研究，因此担任了国文课和伤寒课的主讲。不久又接替郑传笈出任教务长一职，先后长达数年，成为丁甘仁、谢利恒在教学上的得力助手。璞玉在剖开之前，常人是难以赏识的。虽然曹颖甫曾做过私塾西席，于教书并不十分陌生，但他的口才并不很好，并有浓厚的方言口音，故开始时常令学生不知所云；加之他讲课时携带水烟筒和纸煤，边讲课边吸烟，烟火明灭，水声汨汨的怪异举动，学生们也一时不能接受。但很快他就以对医经经旨深奥微妙的诠释、启发性的提问讲解以及深厚的学问功力，